

学生版

主编：王为国

传世 经典

CHUANSHIJIJINGDIAN

13



红旗出版社

13

传世经典
学生版

红旗出版社

公车上书

——康有为

【题解】

康有为(公元1858—公元1927年),原名祖诒,字广厦,号长素,广东南海人。从十七岁到二十岁受学于名儒朱次琦,重视“经世致用”之学。1879年游历香港,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,深受触动。从此,购西书,研究西学,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。1888年10月,鉴于民族危机严重,第一次上书光绪帝,提出变成法、通下情、慎左右等系统的政治改革主张,但由于受顽固派阻挠,上书未达光绪之手。1889年底回到广东。1890年到1893年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聚徒讲学,致力于变法理论的阐述,完成了《新学伪经考》,并开始编写《孔子改制考》,这两部书是康有为变法理论的代表作。1895年中日《马关条约》签订时,他正在北京参加会试,随即联络同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,上书光绪,提出拒和、迁都、练兵、变法的救亡维新主张。随后,会试发榜,他中进士,授工部主事,但他未到职,而是继续上书皇帝。同时,在北京组织强学会,创办《中外纪闻》,随后又在上海设

立分会,出版上海《强学报》,推动各地组织学会、设立学堂、报馆,致力于变法的舆论鼓吹工作。1898年初,奉光绪之令上《应诏统筹全局折》,提出“大誓君臣以定国是,立对策所以征贤才,开制度局以定新制”的变法纲领。同年4月,在北京发起成立“保国会”,提出以“保国、保种、保教”为宗旨。6月11日,光绪接受他的建议,诏定国是,宣布变法,戊戌维新运动走向高潮。6月16日,康有为被光绪召见,奉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,并可专折奏事。在百日维新期间,他连续上折,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教诸方面都提出改革建议,全力策划新政。9月,戊戌政变发生,他被通缉。政变发生前一日他离京南下,后在英、日等帮助下辗转香港、日本、加拿大等地。逃亡国外期间,于1899年成立“保皇会”,仍坚持改良主义政治主张,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。辛亥革命后主办《不忍》杂志,宣扬孔教,反对资产阶级民主,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。1917年,和张勳策划清帝复辟。复辟失败后在美国帮助下逃出北京。其著作主要有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戊戌奏稿》、《大同书》、《康南海先生诗集》等。

本篇(选自《皇朝经世文三编》卷十六)是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要求朝廷拒签和约、变法图强的上书。1895年,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,派李鸿章赴日本谈判,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,而条约的部

分内容在签字的前两天传回国内，一时朝野上下舆论哗然，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反对。当时正逢会试在京举行，4月22日，广东、湖南两省举人共同向朝廷呈递了拒和请愿书，粤、湘两省举人的行动，立即影响了其他省份的举人，他们也愤然上书，并排队连日到都察院门前请愿。康有为用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好了一篇洋洋万余言的“上皇帝书”。5月2日，十八省的举人在松筠庵开会，宣读并通过了这篇上书，一千三百余人在上书上签名。随后，举人们将上书呈送都察院，请其转呈光绪皇帝。因汉代以后多以“公车”作为举人的代称，所以，这次上书便被称为“公车上书”。上书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，力主拒绝议和，明定对策，并提出四项解决问题的办法：“下诏鼓天下之气，迁都定天下之本，练兵强天下之势，变法成天下之治”。上书认为前三项都是挽救危亡的权宜之计，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之策。这次上书虽然未上达光绪，但却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，冲破了清政府对于“士人干政”的禁令，提出了维新改良的纲领，是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的起点。

【原文】

具呈举人康祖诒等，为安危大计，乞下明诏，行大赏罚，迁都练兵，变通新法，以塞和款而拒外夷，保疆土而延国命，呈请代奏事：

窃闻与日本议和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，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、杭，听机器洋货流行于内地，免其厘税等款，此外尚有缴械、献俘、迁民之说。阅《上海新报》，天下震动；闻举国廷诤^[1]，都人惶骇。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，思戴本朝。人心之固，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，涵濡煦覆，数百年而得此。然伏下风数日，换约期迫矣，犹未闻明诏赫然，峻拒日夷之求，严正议臣之罪。甘忍大辱，委弃其民，以列圣艰难缔造而得之，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，如列祖列宗何？如天下臣民何？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，岂忍上负宗庙，下弃其民哉？良由误于议臣之言，以谓京师为重，边省为轻，割地则都畿能保，不割则都畿震动，故苟从权宜，忍于割弃也。又以群议纷纭，虽力接和议，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。不若隐忍求和、犹苟延旦夕也。又以为和议成后，可十数年无事，如庚申以后也。左右贵近，论率如此，故盈廷之言，虽切而不入，议臣之说，虽辱而易行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。

窃以为弃台之事小，散天下民之事大，割地之事小，亡国之事大，社稷安危在此一举。（举人）等栋折榱^[2]（音催（cuī）坏^[2]），同受倾压，故不避斧钺之诛，犯冒越之罪，统筹大局，为我皇上陈之。

何以谓弃台民即散天下也？天下以为，吾戴朝廷，而朝廷可弃台民，即可弃我，一旦有事，次第割弃，

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。民心先离，将有土崩瓦解⁽³⁾之患，《春秋》书“梁亡”⁽⁴⁾者，梁未亡也，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。故谓弃台民之事小，散天下民之事大。日本之于台湾，未加一矢，大言恫喝，全岛已割，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。法人将问滇、桂，英人将问藏、粤，俄人将问新疆，德、奥、意、日⁽⁵⁾、葡、荷皆狡焉思启。有一不与，皆日本也，都畿必惊；若皆应所求，则自啖其肉，手足腹心，应时尽矣，仅存元首，岂能生存？且行省已尽，何以为都畿哉？故谓割地之事小，亡国之事大。此理至浅，童愚可知。而以议臣老成，乃谓割地以保都畿，此敢于欺皇上、愚天下也！此中国所痛哭、日本所阴喜，而诸夷所窃笑者也！

诸国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，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，其来必速。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，而卒无一炮震于大沽者，盖深得吾情也。恐诸国之速以日本为师也，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。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臣，以此诘之，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来，而都畿之不震也。则今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？皇上亦可以翻然独断矣。或以为庚申和后二十年，乃有甲申之役⁽⁶⁾，二十年中国可图自强。今虽割弃，徐图补救。此又敢以美言欺皇上、卖天下者也。

夫治天下者势也。可静而不可动。如箭之在栝（音瓜 guā）⁽⁷⁾，如马之在埒（音劣 liè）⁽⁸⁾，如决堰陂之水，如运高山之石，稍有发动，不可禁压。当其无事，

相视莫敢发难,当其更变,朽株尽可为患。昔者辛已以前,吾属国无恙也。自日本灭琉球^[9],吾不敢问,于是法取越南,英灭缅甸,朝鲜通商,而暹(音仙 xiān)罗^[10]半翦。不过三四年间,而吾属国尽矣。甲午以前,吾内地无恙也,今东边及台湾一割,法窥滇、桂,英窥滇、粤及西藏,俄窥新疆及吉林、黑龙江,必接踵而来,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^[11]哉?况数十国逐于后乎!譬大病后,元气既弱,外邪易侵,变症百作,岂与同治之时,吾国势尤盛,外夷窥伺情形未冷比哉!且民心既解,散勇无归,外患内讧,祸在旦夕,而欲苟借和款,求安目前,亡无日矣!今乃始基耳。证脉俱见,不待卢扁^[12]。此(举人)等所为日夜忧惧,不憚僭越,而谋及大计也。

夫言战者固结民心,力筹大局,可以图存;言和者解散民体,鼓舞夷心,更速其亡。以皇上圣明,反复讲辩,孰利孰害,孰得孰失,必当独断圣衷,翻然变计者。不揣狂愚,统筹大计,近之为可和可战,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;远之为可富可强,而断无敌国外患之来。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,迁都定天下之本,练兵强天下之势,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。

何谓鼓天下之气也?天下之为物,譬犹器也,用其法而弃陈,病乃不存。水积为淤,流则不腐;户闭必坏,枢则不蠹;炮烧则晶莹,久置则生锈;体动则强健,久卧则委弱。况天下大器,日摩洗振刮,忧恐尘垢,置

而不用，坏废放失，日趋于弊而已。今中国人民咸怀忠义之心，非不可用也。而将吏贪懦，兵士怯弱，乃至闻风哗溃，驯至辱国请和者，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？是有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也。伏念世祖章皇帝^[13]手定天下，开创之圣人也。而顺治十八年中，责躬之诏屡下。穆宗毅皇帝^[14]手定艰难，中兴^[15]之盛功也，而同治元二年罪己之诏^[16]至切。天下臣民伏读感泣，踊跃愤发，然后知列圣创定之功所由来也。《传》谓“禹、汤^[17]罪己，兴也勃焉。”唐臣陆贄^[18]谓：“以言感人，所感已浅，言犹不善，人谁肯怀？”今日本内犯，震我盛京，执事不力，丧师失地，几惊陵寝，列圣怨恫。皇上为人子孙，岂无有震动厥心者乎？然于今经年，未闻有罪己之诏，责躬咎厉，此枢臣辅导之罪，宜天下有望于皇上也。

伏乞皇上近法列圣，远法禹汤，特下明诏，责躬罪己，深痛切至，激励天下，同雪国耻，使忠臣义士，读之而流涕愤发；骄将懦卒，读之而感愧忸怩，士气耸动，慷慨效死。人怀怒心，如报私仇。然后皇上用其方新之气，奔走驰驱，可使赴汤蹈火^[19]，而岂有闻风哗溃者哉？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，故罪己之诏宜下也。

皇上既赫然罪己，则凡辅佐不职，养成溃痼，蔽惑圣聪，主和辱国之枢臣；战阵不力，闻风逃溃，克扣军饷；丧师失地之将帅；与夫擅许割地，辱国通款之使

臣；调度非人，守御无备之疆吏，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胆，或轻予鞭（音尺 chī）革以蔽其辜，诏告天下，暴扬罪状。其余大僚尸位^[20]，无补时艰者，咸令自陈，无妨贤路。庶几朝廷肃然，海内吐气，忭颂圣明，愿报国耻，此明罚之诏宜下也。

大奸既黜，典刑既正，然后悬赏功之格，为不次之擢。将帅若宋庆、依克唐阿，疆吏若张之洞、李秉衡^[21]，凉山旧功若冯子材^[22]，皆有天下之望，宜有以旌之，或内综枢柄，或外典畿疆，以鼓舞天下。夫循资格者，可以得庸谨，不可以得异材；用耆老者，可以为守常，不可以为济变。不敢言远者，请以近事言之。当同治初年，沈葆楨、李鸿章、韩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^[23]；阎敬铭^[24]则由臬司^[25]擢抚山东；左宗棠则以举人部员赏三品卿，督办军务；刘蓉^[26]且以诸生^[27]擢四川藩司^[28]，逾月授陕西巡抚；用能各展材力，克佐中兴。若汉武帝之用才，明太祖之任吏，皆用不次之拔擢，不测之刑威，用能奔走人才，克成功业。伏读《世祖章皇帝圣训》^[29]，屡诏天下之才，下至山林隐逸、举贡生监^[30]、佐贰^[31]杂职，皆引见擢用，此诚圣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。今日变甚急，天下未为乏才，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，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。夫有非常之事变，即有非常之才应之。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。宋臣苏轼^[32]谓：智名勇功之人，必有以养

之。伏乞诏下九卿、翰詹、科道、督抚、两司^[33]，各举所知，不论已仕未仕，引见擢用，随才器使。昔汉高之于樊哙^[34]，每胜增其爵级；其于韩信^[35]，一见即拜大将。凡有高才，不次拔擢，天下之士，既怀国耻，又感知遇，必咸致死力，以报皇上。故求才之诏宜下也。

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，爵赏刑罚也。赏罚不行，则无以作士气；赏罚颠倒，则必致离民心。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，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。苟三诏既下，赏罚得当，士气咸伸，天下必踴跃鼓舞，奔走动容，以赴国家之急。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。

何谓定天下之本也？自古都畿皆凭险阻，自非周公^[36]盛德，不敢以洛邑^[37]为都。故娄敬^[38]挽辂，汉祖移驾。宋汴梁^[39]无险，致敌长驱，徽、钦之辱^[40]非独失德使然也。方今旅顺已失，威海既隳（音灰 huī），险阻无有，京师孤立。近自北塘、芦台、神堂、涧河，远自山海、抚宁、昌黎、乐亭、清河，蚕沙处处可入，无以为防守之计。此次和议即成，而诸邦窥伺，皆可扬帆而达津、沽。《易》曰：“王公设险，以守其国。”^[41]险既失矣，国何可守？故今日大计，必在迁都。请以前事言之。我朝当道光之时，天下全盛。林则徐督粤，邓廷桢^[42]督闽，叠败英酋璞鼎查^[43]、额尔金^[44]之兵。而移师天津，即开五口，偿二千万矣。其后道光二十九年、咸丰六年、咸丰八年，皆始战终和，藉京师以为

要挟，诸口益开，巨款累偿。暨庚申之变，我文宗显皇帝^[45]至为热河之狩^[46]，焚烧御园^[47]，震惊宗庙。至今万寿山营缮虽新，余烬尚在。由是洋人掉臂都畿，知吾虚实。此事非远，皆诸臣所目击，前车易鉴者也。寻五十年来，吾大臣用事及清流^[48]进议者，不深维始终，高谈战事，及震动津、沽，官廷惶骇，则必以战无把握，输款求和。于是尸位无耻之流累借和议以容身。朝廷虽深知主战之直，必不见从；亦明知议和之非，俯徇所请。盖实患既至，非复空言所能抵塞。故外夷所累藉以胁制者，皆以吾京师近海之故。彼虽小丑，无求不得，吾虽大胜，终必请和，亦既彰明较著^[49]矣。用事者既不早为自强之谋，又不预作迁都之计。夷衅既开，虚侨空谈，相与言战；及稍败衄（音女（nǚ）），震动畏缩，苟幸得和，乃至割根本之地，弃千万之民而亦为之，其不智而失计亦甚矣。以今事言之，吾所以忍割地弃民者，为保都畿安乘輿^[50]也。微论将来，外夷继轨，都畿终不能保，乘輿终必致惊。而以区区十里之城，弃千里之地、十兆之民以易之，甚非策也。以后事料之，诸夷知我之专保都畿也，咸借端开衅，阳攻都畿以索边省，我必将尽割沿边十余省以保都畿。是弃天下万里之地，数万万之民，以易区区之都城也。

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，岂有割天下以保都城而恃为至计哉！以五十年来前后今事考之，吾之款和输割皆为都畿边海之故，其事易征，其理易明。昔者苟

能自强，虽不迁都，犹可立国。今日虽欲自强，而外夷连轨，计不及待。故非迁都，智者无所骋其谋，勇者无所竭其力，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。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，凯不痛哉！故今日犹言不迁都者，非至愚病狂，则甘心鬻国。大臣既不能预鉴于前，而至辱国；又不补救于后，必至丧邦。皇上圣明，试以诘难，诸臣当无从置喙；或下群臣集议，当亦从同。而后宸衷独断，定议迁都，以安宗庙而保疆土，无逾于此。或谓我能往。寇亦能往。我迁都以避，寇深入以争。自古迁都之谋。皆遂为偏安之计，此明臣于谦所以力争^[51]而庚申所以止议也。不知古今异形，今昔殊势。外夷政由议院，爱惜民命，用兵甚慎，不敢深入，与古不同。今日本用兵，已可概见。我既迁都，可以力战。虽沿边靡烂，而朝廷深固，不为震慑，即无所胁制，主和者无所容其身，主战者得以激其气。岂不鉴于五十年事而尚以为孤注哉？独不畏徽、钦之辱乎？

或谓国君有死社稷之义^[52]，此尤不达经义之誓（音卫(wèi)言。夫国君者，诸侯之谓。以社稷受之天子，当死守之，犹今地方有司，有城池之责比耳。若天子以天下为家，四方皆可建都立社，何一城之为？明庄烈帝^[53]既为迂儒所误，明社遂屋，岂可复以此误我国家哉？且一朝而有数都，自古为然。商凡七迁，周营三邑，汉室二京，唐世两都^[54]，及明祖定鼎金陵，永

乐乃迁蓟燕^[55]，以太子留守南京，宫殿官僚悉仍旧制，择有司扈从，行在、庙社、官署，随时增修，永分两京，可以为法。若夫建都之地，北出热河、辽沈，则更迫强敌；南入汴梁、金陵则非控天险；入蜀则太深；都晋则太近；天府之腴，崤函^[56]之固，莫如秦中。近虽水利不开，漕运难至，然都畿既建，百货自归。若藉机器、督散军，亦何水利不开哉？

夫京都建自辽、金，大于元、明，迄今千年，精华殆尽。近岁西山崩裂，屡年大水，城垣隳圯（音辉匹 huīpǐ），闾阎房屋倾坏无数。甚者太和正门、祈年法殿无故而灾^[57]。疑其地气当已泄尽。王者顺天，革故鼎新^[58]，当应天命，谓宜舍燕蓟之旧京，宅长安为行在。然人情乐于守常，难于移动。以盘庚迁殷^[59]，戒谕至烦三诰；以魏文^[60]迁洛，世臣犹有违言。盖世臣大家，輶重繁多，迁徙不易，听其变旧，庶免阻挠。自非大有为之君，不易破寻常之论。魏文南征，永乐北伐，皆借巡幸留而作都。皇上既讲明利害，远之防诸夷之联轳，近之拒日本之挟制，急断乃成。亟法汉高，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。六龙西幸^[61]，万人欢庆。幸当讲和之时，民心稍静，择亲藩之望重者，留守旧京。车驾从容西狩，择百司扈从，以重兵拥卫，必不考虑宵小^[62]生心。日人虽欲轻兵相袭，数日乃抵津、沽，而我大兵云集都畿，犹可一战。彼岂敢深入内地，

飞越西天门潼关之险哉？然后扼守函潼，奠定丰镐^[63]，建为行在，权宜营置，激励天下。妙选将才，总屯重兵，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。示之以虽百战百败，沿海靡烂，必不为和。日本既失胁制之术，即破旧京，不足轻重，必不来攻，都城可保。或俯就驾馭，不必割地，和议亦成。即使不成，可以言战矣。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者，此也。

何谓强天下之势也？凡两物相交，必有外患。兽有爪牙之卫，人有甲冑之蔽。列国并立，兵者，国之甲冑也。昔战国之时，魏有武卒，齐有轻骑，秦有武士，楚庄^[64]投袂，履及剑及^[65]，即日伐宋。盖诸国并骋，无日不训讨军实，国乃可立。今环地球五十余国，而泰西争雄，皆以民为兵，大国练兵至百余万。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，乃入学堂学习布阵、骑击、测量、绘图。其阵法、营垒、器械、枪炮日夕讲求，确有程度，操练如真战，平居如临敌。所由雄视海内也。日本步武其后，遂来侮我。而我犹守大一统之旧制以待之，不训兵备，至有割地款和之事。今日氛未已，不及精练，然能将卒相知，共其甘苦，器械精利，壮其胆气，亦可自用，选将购械，犹可成军。

夫用兵者，用其气也。老将富贵已足，无所愿望，或声色销铄，精气竭衰，暮气已深，万不能战。即或效忠，一死而已，丧师辱国，不可救矣。近者杨芳^[66]失

律于粤城，鲍超^[67]骄蹇于西蜀，令彼再如为兵时跳身坐炮眼上，岂可得哉？此赵惠^[68]所以致疑于廉颇^[69]，光武^[70]所以不用马援^[71]也。伏读《圣祖仁皇帝圣训》，亦以老将气衰不能用，此真圣人之远谟也。惟少年强力，贱卒怀赏，故敢轻万死以求一生。故选将之道，贵新不贵陈，用贱不用贵。且外夷战备日新，老将多恃旧效，昧于改图，故致无功。今请更练重兵，以待敌变。都畿根本至重，必有忠勇谋略、下士爱民之督抚如李秉衡之流者，专督畿辅之军，假令便宜。令其密选将才十人，不拘资格，各练十营，日夜训练，厉以忠义，激以国耻，择其精悍，优其饷糈（音许 xǔ），以为选锋。既有李克用^[72]之义儿，李成梁^[73]之家丁，缓急可恃。得此五万，都畿可守。再有将才，可以续练。前敌之宋庆、魏光燾^[74]、李光久^[75]，宿将之冯子材，并一时之望，可咨以将才，假以便宜，悉用选锋，厉以仇耻。沿边疆臣，亦宜选振作有为之人，不宜用衰老资格之旧，各选将才，各练精兵万人。并飭绅士各自团练。遇有警迫，坚壁清野^[76]。并请敕下群臣，外至守令，传谕绅士有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，不拘资格，悉令荐举，引用拔用，或交关内外军差遣。各县草泽中，皆有魁梧任气忠勇谋略之士，责令州县各荐一人。拔十得一，才不可胜用，必有干城^[77]之选，足应国家之急者，是谓选将。

管子^[78]谓：“器械不精，以卒予敌。”外国讲求枪炮，制作日新。枪则德有得来斯枪^[79]、毛瑟枪^[80]，法有沙士钵枪，英有亨利马梯尼枪，美有哈乞开司枪^[81]、林明敦枪、秘薄马地尼枪^[82]，俄有俾尔达奴枪。而近者英之黎姆斯枪^[83]为尤精。炮自克虏伯炮、嘉立炮^[84]外，近有毒烟开花炮、空气黄药大炮，以及暗炮台、水底自行船^[85]、机器飞车、御敌戎衣、测量炮子表，巧制日新。日本步武泰西，亦能自制新器，曰苗也理枪。而我中国未能创制，只购旧式，经办委员不解制造，于坚、轻、远、准、速，无所谙晓，或以旧枪改充毛瑟，贪其价廉，乃不可用，其中饱者益无论。闻近来所购者，多暹罗废枪，香港以二两八钱购得，而中国以十二两购之。查同治十三年德之攻法，每分时枪十余响，光绪三年俄之攻土，枪三十余枪，至日之犯我，枪乃六十余响。我师溃败，虽将士不力，亦器械不精，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。故吾非悬重赏以励新制不足取胜。今不及办，宜选精于制造、操守廉洁之士，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、御敌之衣，庶器械精利，有恃无恐。是谓购械。

又我南洋^[86]诸岛民四百万，虽久商异域，咸戴本朝，以丧师割地为外邦姗笑，其怀愤怒过于内地之民，其人富实，巨万之资以数千计，通达夷情，咸思内归中国，团成一军，以雪国耻。特去天万里，无路自通。若派殷商，密令举办，派公忠智略通达商情之大臣领之，